4

v
B627.51
C3b2
v.4

# 東甌張文忠公奏對稿卷之七

## 安民飭武

嘗稽諸稱古帝堯之德者曰加志窮民矣然必曰乃武乃文稱文王之德者曰惠鮮鰥寡矣然必曰文武維后又稽諸詩稱商高宗之中興乃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稱周宣王之中興乃曰王奮厥武如震如怒至於瞻彼洛矣之詩有曰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又曰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

年保其家室又曰君子至止福祿旣同君子
萬年保其家邦此又周天子會諸侯于東都
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然而一則曰
萬年保其家室二則曰萬年保其家邦實以
講武事於平時保邦於未危制治於未亂此
三代所以爲有道之長也又稽諸漢書班固
刑法志曰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
聖人取顯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
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
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書云天秩
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
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殷周以兵定天
下矣天下旣定戢藏干戈敎以文德而猶立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諸侯封方百里出兵
車千乘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出兵
車萬乘是謂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
春振旅以蒐夏援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
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周道衰法度隳

至齊桓公任用管仲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齊桓既沒晉文接之亦先定其民作比廬之法二伯之後寖之陵夷至魯成王作丘甲哀公用田賦蒐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班固之言大抵可考也自夫兵農既分周兵制之善大壞漢初有南北軍之制而復有內兵外兵之分厥後外兵不足禦變而內兵亦疲於奔命矣唐有府兵之制多因周隋之舊然一變爲彍騎始於張說再變爲募兵置彍騎府兵日益惰壞自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其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已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

中國無武備矣安祿山因窺見禁兵寡弱遂
敢發所部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百姓累
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所過
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
匿或爲所擒戮無敢拒之者此唐之武備可
知也又按宋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
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
之費元佑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
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隸猶恐
不足正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
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階級既壞
紀律遂亡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
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令明減尅
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至於畫一之
詔哀矜痛切亦已無及此宋之武備可知也
至於元季盜賊蜂起謀國者多主招安之說
國朝誠意伯劉基有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
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

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也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也夫以武備修則中國强中國强則夷狄衰而盜賊息矣由是觀之則修武備正所以安民而招安乃所以誨盜也昔孟軻氏告齊君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艮以勝殘除暴防患弭變安民之大者耳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戡亂混一區宇洞見古今之利病定爲經久之艮法內之所設有錦衣等上十二衛以衛宮禁有留守等四十八衛

以衛京城彼此相制也外之所設有留守以
衛　陵寢有護衛以衛　都藩有都司所以
衛方省郡縣上下相維也且錦衣等衛但總
於兵部而不隸於五府其餘內外衛分皆隸
於五府而亦總於兵部其於統重馭輕之中
而寓防微杜漸之意至矣　太宗皇帝建都
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
千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演武藝又
以河南山東中都大營四都司官軍輪聚京
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
外侮又深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
平老兵宿將日以凋謝兵務漸弛至正統己
巳之秋北狄侵侮兵威不振遂至失律幾危
宗社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因見三大營久不
蒐選老弱參雜難以應敵乃於三大營中挑
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定爲團營各設將
領把總等官又　命內外文武大臣提督戎
務體統尊嚴條教明肅四方有警遣之征討

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換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八年復置成化初年又罷之三年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於時提督若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都御史王鉞等皆閒於戎務一有警報朱永克大將王鉞爲提督坐營官即克偏裨各令所部官軍征進　天兵一出四方懾服自是以後繼提督之任者皆膏粱世胄之將不能督兵臨陣克坐營之官者又多苟且備數不聞熟閑韜畧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營伍士卒殽實者出錢包辦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與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何異哉一清與臣等竊嘗有見於此請

皇上修舉團營條陳六事　上聞節奉

聖旨團營軍務係國家第一重事近年十分廢
弛朕意方欲命官整理卿等所奏深合事宜
依擬着實舉行欽此今既踰年矣而未能盡
舉行以見實効者何也提督文武大臣未能
協心體　國故也夫京師天下之本也京師
之兵以團營爲重今　輦轂之下親承　聖
諭教練者而尚如此況天下之廣遠者乎是
在乎得人而已然而張皇之震疊之其幾實
又在乎
皇上一人而已矣自古帝王用人未嘗借才於
異代其用武亦未嘗專借兵於他方今自京
師團營以外衛所羅列天下兵制具焉大而
巡撫次而兵備各以得人爲急今更選巡撫
兵備亦既踰年矣而亦未見振舉實効者何
也議論太多事每掣肘更代不常人無固志
故也夫武備夙修各守疆土一方之兵自足
以捍一方之患何至於借兵也縱有大寇之
作亦不過接境策應之而已夫借兵實生於

不足兵不足實生於不練其爲患有不可勝
言者且如正德年間借邊兵於京師而邊兵
知京兵之不足遂來大同軍士殺逆之禍借
狼兵於江西而狼兵知漢兵之不足遂來田
州蠻夷叛亂之禍夫兵之不練武備之不修
其在今日誠非細故也古人有言曰猛虎
所以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
悉能爲敵斯言雖小可以喻大是則練兵正
所以寢兵廢兵而不練則兵之用無及矣今
聖諭欲求武事常治之道無他焉惟在得人而
已夫人才不同有驍勇者或不拘于小節而
曲謹小廉者或非折衝禦武之才惟在
皇上器使之而久任焉耳苟以二卯而棄干城
之將昔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宜人心之不
固武事之不競也臣願
皇上念武備之修爲保邦之本思得人之盛爲
振武之由除團營提督大臣已承
簡命宜　諭令協心布公不可因循苟簡宜仍

勑令兵部慎擇坐營把總等官及行巡撫官各
以所屬地方所知將領奏帶
簡用如眞有應敵之雄才者尚宜畧其小過使
之自新以圖後効及有堪爲總兵總制者令
在京三品以上官及科道官奏舉不許各懷
嫌忌其才能卓異者所舉不嫌于同
上請擢用如此則將領得人士卒効用由是修
車馬備器械以守則固以攻則取至于奏帶
冒功之徒必加嚴禦失機避難之徒必從軍
法則有功者歡有罪者畏矣臣又聞昔者武
王克商放馬散牛漢光武平隴蜀之後不言
兵事此平定克復之君念天下久勞宜與民
休息若夫承平之世民苦不知兵使武事一
槩廢而不講倉卒有變誠所謂驅市民而戰
未有不望風瓦解者也又如正德年間流賊
劉六劉七作亂所過地方無能遏禦卒至毒
流數省禍連數年屠戮生靈流血城塹厥後
敗滅狼山誠乃 上天厭亂大風覆舟人實

無如之何也仰惟 皇上英明邁古實
天作君師爲生民主其所以戡禍亂綏四方乃
文乃武實上繼堯文之德而陋後世之君者
也 聖諭謂文武之道不可偏廢但今武事
不但不修而精熟通曉者亦鮮矣夫慮文武
之道不可偏廢則所以爲萬全之計者必無
所不至矣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 宗社
生靈長久之慶端在於此誠所謂一言而興
邦者也臣復何庸言哉又承 聖諭覽會典
中云 天子親統六師具武弁服告 祭六
纛等神復令臣考求武弁之制臣按 大明
集禮武弁服凡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
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註云金附蟬平巾
幘此武弁之制韋弁是也周制以韎韋爲弁
即詩所謂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若頭盔則
謂之胄即今之兜鍪乃將卒所御之服非武
弁也臣記憶去歲臣已嘗考明具奏矣
聖諭謂文武得人奚必親御朕欲知其所以此

固明君勞於求賢逸於得人然亦講武拳
拳之盛心所謂萬年保其家室萬年保其家
邦即於斯而有在矣臣又竊謂武備之修以
京師團營爲急根本之地既固則號令四方
氣當有百倍者也

重守令

竊謂治天下之本在安民安民在知人夫以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其惡得人人而安之所
謂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者也內外庶司百
僚之布列又惡得人人而知之所謂知人則
哲惟帝其難者也臣等日夜思惟求所以知
人安民者有至切要者焉舉而行之其幾只
在皇上一存念之間而已夫自秦分天下
爲郡縣至今守令爲親民之官郡守之任尤

重也按漢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唐太宗初理天下也重親民之任疏郡守之名于屏風俯仰視焉其人善惡之迹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是以州縣無不率理其責任郡守之重若是也又漢刺史以六條按郡國其一曰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其二曰二千石不奉詔書背公向私侵漁百姓聚斂爲奸其三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煩擾刻暴剥截黎元山傾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曰二千石弟子恃倚榮勢請託所監

其六曰二千石違公損下阿附豪强通行貨
賄唐德宗遣黜陟使巡行天下以入計聽吏
治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
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繁簡
以稽聽斷視囚獄盈虛以稽決滯視奸濫有
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
興廢以稽教導其責成郡守之備又如是也
我 太祖高皇帝嘗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
惟賢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
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恭何憂不治又常
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
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課其殿
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以宴
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
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
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太宗皇帝嘗謂吏部
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爲
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

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
速去之蓋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
悉其才必須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
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
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又謂吏部
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能得
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但坐
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輙以
爲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
安禮讓興風教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
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
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
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
中正自守小人賂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
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諸國人自今御
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其實蹟以
聞 仁宗皇帝謂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
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係唐太祖

書刺史之名于屏朝夕省覽聞其有善政則
各疏於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勵致治
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宣宗皇帝朝罷御右順門謂侍臣曰郡縣守令
所使安民者若賢否混淆無所激勸則中才
之士皆將流而忘返吏部以進退人才爲職
亦未聞有所甄別何也因降勑申諭之觀此
則我
國朝自 祖宗以來郡守責任未常不重責成
未嘗不備其有殊能異功者多有不次之擢
柰之何法作於上而格於下謹於始而倦於
終近來因重內官而輕外任至如郎中科道
等官一有知府之 命如同貶謫非惟人輕
視之而自視亦輕甚矣由是要名者惟務善
事上官而不知民事之當理圖利者惟務尅
剝下民而不知民窮之當恤非惟人心不古
亦勢使然也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
勢輕重也極重而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

可也今欲反天下之勢以求天下之民安惟
在知守令之賢而已然令多泛而難知守寡
要而易擇守得其人則令有所統賢者勸而
不肖者無所容矣今當朝　覲之年考察已
畢其郡守候遷補更調之定宜
勑令吏部將南北直隸及十三省各府知府職
名具列　上聞請通書于　文華殿御屏各
以前項六條八計按責之使之各盡其職歲
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官按行考覈開具實



蹟以聞下之吏部吏部覈實甄別等第疏名
上請有能全舉其職者於　御屏職名之下書
上考半舉其職書中考不能舉職者書下考
三載之間有下考能奮發舉職者書之中有
中考能全舉職者書之上有怠於成功者上
書之中中書之下三載俱下者黜之果有九
載俱上考者受顯擢如副都御史布政使之
屬六載俱上考者受次擢如僉都御史按察
司使之屬三載俱上考者加其品秩服色間

有政績卓異者特　賜之璽書金帛以旌奬之繼今以後朝　覲來朝請因　御屏上所書名第召之　便殿問以民間疾苦及舉行聖祖舊典錫之宴而第其等焉是不惟得以親考其實且因以激勸之也至於巡按按察司考覈歲報之官　勑令務秉公勤從實開具其有因愛憎爲毀譽而枉其實者着吏部都察院糾舉罷黜夫人之情孰不欲　上之知也孰不欲顯功名於天下也　上不之知功名不顯於天下則窮斯濫矣　皇上書郡守之名於屏風俯仰視之如　天鑒之在上彼其行一善政也必曰　上之所知也不敢不爲善也行一不善之政也必曰　上之所知也不敢爲不善也如此夫既可以安吾民又可以寓鼓舞作人之機矣至于各知州知縣等官亦宜

勑令吏部書之於屏上中下考之分別九載六載三載之考覈各如前例量其品秩而第陞

擢之通著爲令以後非歷州縣者不得陞科
道部屬非歷郡守者不得陞刻卿凡京官自
五品以下有未歷外任者許吏部亦量宜推
補守令以習知民事如此則　朝廷爲親民
而重守令之官而守令之官知　朝廷所重
皆親民矣守令知所以親民則天下之民舉
安矣

## 省煩費

臣妻蔡氏病故伏蒙
聖恩欽賞寶鈔銀幣復　遣官諭祭造墳安葬
禮數過隆實不能勝不虞百有司仰體
聖恩之厚相率具奠臣無可辭止竊惟有用之
財不可虛費有限之福豈宜過分況臣妻歸
葬有期且未免緣途官司益相承襲煩費禮
文暴殄天物罪過臣實當之昔國子高有言
曰生無益於人死無害於人吾既生無益於

人也而豈可以庇害乎人哉正臣妻今日之
謂也臣日夜思惟心不能寧計無所出冒昧
上言伏乞
勑下該衙門除親戚禮奠外其餘通行　諭止
庶幾禮無過舉財不妄費使臣與妻存歿得
安而無過分之累矣

再陳乞致

臣本凡庸才不充位旬日之間兩勤言官論
列臣之罪狀難逃
聖鑒惟當知自反無容辯者但事之發也有機
勢之成也有漸機發而不之察則變生漸成
而不之覺則禍大此大臣以道事君者所以
必當明進退之義以全　國家之體也請爲
皇上陳之幸　垂覽焉夫大臣位至保傅責至
重也而夫人視之爲至榮也臣則恒以爲至

難夫人視之爲至寵也臣則恒以爲至危古之謂保者保君之身體傅者傅君之德義苟非眞有碩德重望者不足以當之臣愚方脫草萊驟登保傅心欲自效而才有未及志欲自盡而德有未孚是宜多招物議屢辱 朝廷夫臣旣不能以自保其何能保君之身體不能以自善其何能傅君之德義故

皇上雖日加禮貌徒爲豢養而已臣實愧焉夫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大臣之道也大臣進退以道則小臣皆知禮義廉恥之爲重故君德隆而國勢尊今之爲大臣者率多以祿位爲謀以得失爲患能書百忍甘受萬辱假恩僚屬以結其懽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多口不耻不仁不畏不義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苟有特立於其間者則羣謗叢至使 朝廷綱紀日以廢弛風俗日以敝壞是大可憂也大可懼也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當議禮之初大臣建議之謬

科道官闇然從之其論臣者無慮數百章臣
彼時甘犯衆怒而不恐即求去者爲典禮之
未成也
皇上孝心之未遂也實非爲祿位謀也今斯禮
之大成也
皇上大孝之心所裁定也臣祿位之加實虛糜
也人雖無言猶將愧之況有言乎夫初之與
議典禮也臣既先之今之求去也臣亦宜先
之臣如不去也亦但爲祿位謀也非足爲
朝廷重也
皇上容臣之去也進退之義也乃所以重朝廷
也臣進退之義明則
皇上之大典禮亦庶乎其不辱矣此非敢飾辭
也實惓惓之血誠也臣昨因病已請給假調
理竊恐內閣重地不容曠職伏惟
聖明特加矜察即賜俞允放臣全歸則君臣相
保之恩尤古今絕無之典也

病痊陳奏

臣位重莫勝分宜求退伏荷
聖慈勉留懇至不勝感泣夫聞人言而昧於求
去不智承君命而忍於必去不仁茲病當少
間黽勉從事然有欲言而未盡者敢復爲
皇上陳之幸　番覽焉臣欽奉　聖訓云卿性
資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
朕贊理化機欽此臣切思太剛則折宜濟以
柔欲速不達宜濟以緩仰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敷錫厥福況臣在左右之列敢不日加佩服者乎抑稽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蔡沈爲之說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茲　聖訓復示臣等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君治之師教之保愛之至千古所未見也但今人惟知協同之謂和衷而未明寅恭二字之義仲尼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寅畏之謂也孟軻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康善閉邪謂之敬故寅可同也非寅不可同也恭可協也非恭不可協也故寅而同恭而協謂之和非寅而同非恭而協謂之同可也謂之和不可也仲尼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觀和同之辯則可以知同寅協恭之義言事君之道矣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虞人以非所招不往也將殺之仲尼韙之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古之虞人能爲不同如此今之士大夫不能然者何也古者教化行而習俗美故雖虞人能之今者教化不行而習俗不美故雖士大夫有不能也古者曰宣三德浚明有家曰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當是時位必稱其德之大小故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有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也後世資格之說行而位不稱其德之大小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躐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逮今爲甚夫資格可以待庸流不可以待才俊今之名爲才俊者率多庸流校祿俸爲深淺執歲月以要求循列卿位祈無負譴故軟熟之習成而平生之志喪無幾矣欲求人才之逮于古也不亦難乎夫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人君所以勵世摩鈍也然欲教化行而習俗美非

皇上大有以鼓舞之振作之未見其可也漢劉

梁曰得由和興失由同起今在朝臣工位高者自知年數不足則曰他日利害吾不及見也位卑者自知資望未及則曰今日謀議吾不得預也故一切怠緩悅從務相爲雷同旅進旅退無毀無譽國家無事之日夫既已如此矣有事之日將如之何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皇上英明邁古仁義中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但有君無臣爲可嘆耳唐虞三代之歷不可得而見矣今求之於其下有同心輔政如漢之丙吉魏相者乎有謀斷相資如唐之房玄齡杜如晦者乎有正色立朝如宋之王曾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韓琦者乎有則

皇上宜必知之矣雖然自古至今未嘗借才於異代求之不可不廣知之不可不預苟得其人雖使卑踰尊可也疎踰戚可也

皇上若獨求之於今所知之臣恐亦狹矣昔唐

顏眞卿爲平原太守能急安祿山之變玄宗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使玄宗預知之以待李林甫者待眞卿則唐可常保開元之盛豈復有天寶之變邪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宋儒朱熹嘗推易陰陽剛柔之義以爲觀人之法曰凡其光明正大疎暢通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虺蜴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觀人之法莫切於此臣旣嘗爲

皇上陳之矣孟軻氏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孟之言眞萬世久安長治之策也

伏惟
聖明加之意焉

陳謝
今早伏蒙
聖恩勅諭臣云朕先賜卿銀記密疏言事近以
回繳令命卿復任辦事茲仍賜與嘉謀讜論
宜即以聞一如前所諭命行故諭臣在閣中
稽首拜
恩不勝惶懼切念
皇上先賜臣銀記令密疏言事臣才疎識淺孤
陋寡聞實無足以上補

聖明者但有應對悉多出自廟謨雄斷間有與
諸臣異同者亦合陳所見以自盡其心耳竝
不敢變亂是非竊弄威權以自速禍也嘗聞
先儒許衡有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
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
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
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
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
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
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
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
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
殊可玩索臣每三復斯言深加警懼茲蒙
皇上仍賜臣銀記責臣以嘉謀讜論宜即以聞
仰見聖心即舜之好問好察禹拜昌言之
心也臣愚無一得又何能以裨荅邪又竊念
臣能受諫斯可以諫君臣能從善斯可以善
君自今而後豈敢以人言爲忌宜取諸人之

善以上獻耳又豈敢自以爲是邪謹具本謝
恩并陳愚悃

書院成陳謝

臣伏覩
皇上所著有敬一箴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
言動四箴誠得帝王傳心要法致治之要道
也該臣等奏請　勅工部于翰林院後堂空
地蓋亭竪立以垂永久仍乞　勅禮部通行
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摹
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欽奉

勑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彼時
臣竊念未第時曾建書院一區在本縣姚溪
地方因乞　聖慈光賜書院額名願自蓋亭
豎立箴石欲使深山窮谷之人悉得對揚
聖訓欽奉　勑旨卿所奏足見篤學以勉後來
之意書院名與做貞義堂名更做抱忠仍着
彼處有司就其書院中蓋敬一亭一座以置
朕之五箴抱忠堂門等處或有損壞亦與修
葺完日具奏近該浙江布政使司題據溫州
府申稱蓋造敬一亭及修理貞義書院抱忠
堂完成奏聞奉
聖旨這書院堂齋既蓋造完備有司還督令地
方人等用心護守若有損壞隨即修補臣感
激感激臣竊謂古者三代盛時上自國都下
至閭巷莫不有學及後教化漸衰人各有志
始有以類相從講學於山林間者而書院興
焉若武夷白鹿之勝名重於天下後世者實
惟其人也臣揣何能敢爲書院重邪今荷蒙

聖恩錫類更新易名除舊亭座箴石大昭
聖謨草木罔巒並輝
宸翰則臣書院之重又非特武夷白鹿之勝而
已茲當告成又荷蒙　聖恩敕令守護損壞
增修是　皇上之激勸臣也非一時而臣之
托於書院以不朽也將不世矣臣敢不惕勵
初心勉修厥職仰　聖訓而欽承顧美名而
思義庶上不負　皇上之洪恩下可免終身
之玷辱也臣不勝感　恩之至

陳謝

臣位重弗勝伏蒙
聖恩不加誅戮令臣回家省改尋蒙
聖恩召臣復任保全眷愛之至千古所無者也
感激感激臣於朝見畢隨蒙　勅臣即日赴
閣辦事適發下光祿寺少卿史道奏疏獨臣
在閣誦覽數過深服史道之言知所先務凡
其所論列者皆切臣病所許可者又實臣之
所不能焉及臣一清到閣遂同請　天語戒

諭以求無負於　聖明之至托也欽奉
聖諭丁寧敎戒靡所不至蓋臣之於君當竭其
匡輔君之於臣當極其戒飭皆義之至也臣
伏讀　聖諭云內閣大臣其職任最重朕所
望者匪輕臣愧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
良臣本草萊之人誤蒙
皇上知遇其職任之重實所弗勝雖
皇上所望者匪輕而臣實負焉程頤曰人臣身
居大位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
理威福不自已出入惟知君而已臣不敢不
勉臣伏讀　聖諭云宜同心共事協恭盡職
秉公持正以贊治化陳善閉邪以輔君德容
衆以量受言以弘勿懷私嫉忌以取愆違臣
愧懼愧懼臣嘗聞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若
此行而彼沮甲可而乙否其可乎然是非得
失之機誠亦有不可不察者也仰惟
皇上敬　天法　祖務學勤政立於無過之地

固無善可陳而無邪可閉矣其在今日乖氣之未消和氣之未召者罪在臣下而已夫忠臣不私私臣不忠秉公持正臣子之職也況大臣乎秦誓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言容衆以量也孟軻氏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言受言以弘也臣之不職全病於此夫樂善不倦者福之門也懷私嫉忌者禍之基也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孟軻氏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臣不敢不勉臣伏讀

聖諭云庶乎君德賴之以成治化以之而興澤溥下民保安基圖忠節功名非前代諸臣所能獨美豈不偉歟臣愧懼愧懼臣嘗聞韓愈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程頤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君明則保安基圖自能永久臣正則忠節功名自能有成夫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必

有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　皇上仁義中正
實堯舜禹湯文武之君也臣凡庸陋劣非臯
陶伊傅周召之爲臣也
皇上猶深望而勉進之使前代諸臣不能獨美
甚盛心也至恩也雖然取法乎上僅得其中
取法乎中斯爲下矣臣不敢不勉伏讀
聖諭云輔臣於道之疏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負
朕意臣愧懼愧懼臣嘗聞呂祖謙曰畢公弼
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
克罔曰民寡之戒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
常法夫畢公以耆艾老臣康王尚不廢警戒
之語況臣爲庸劣晚進之臣承此
聖訓諄切敢不日加思勉同心共事以求無負
於
聖明之知遇乎申顏曰吾一日不可無侯無可
侯無可能攻吾之過臣觀史道之奏實臣之
侯無可也臣亦何幸歟易曰風雷益夫風雷
至迅速也聖人繫之以改過之象示有過則

當速改也臣感激
聖恩無任惕勵警發之至

再請

近日楊一清獲罪情由臣已兩請
皇上寬法處之以存國體欽奉
明旨着法司會官議奏處置仰見
聖明欲采公議處之以道在朝臣工靡不感戴
茲該刑部等衙門議處覆奏未蒙　聖斷今
早蒙　聖諭法司會官議奏楊一清事朕惟
一清累朝舊臣朕素禮待未可以羣臣比況
嘗維持倫理亦與卿孚敬等相信同心輔朕

今乃不顧晚節貪婪無耻贓跡顯著特以大
臣故下九卿議朕豈不知古者重大臣以近
其君但爲大臣者每恃之而敢犯法今當正
法而使知警卿孚敬必嫌於擬旨卿鑾擬票
來看臣伏讀三思豈惟一清感愧臣實感愧
不勝也臣切念議禮之初一清在家嘗見臣
大禮或問極稱爲正論以釋羣疑及臣同席
書等被召一清又嘗爲書勸席書作速北上
以定國是當羣議喧騰之時得老成大臣贊
與一言所助亦不少矣茲
聖諭謂一清嘗維持倫理與孚敬等相信同心
輔朕一清初心已荷蒙
聖明垂察臣復敢何言今
皇上以一清贓跡顯著欲正之法而使知警又
以臣嫌於擬旨着臣鑾擬票來看實保全臣
之至也臣又切思前者與桂蕚獲罪彌深荷
蒙聖恩不即誅戮容臣回家省改蕚革散
官致仕今臣已蒙召留復任臣蕚復原職

致仕天地寬容之恩曷由補報伏乞
聖恩體念一清功過所宜相準　特賜寬法處
之況臣復任之初而一清即有此事又因霍
韜所奏中外臣工不能無疑保全一清實所
以保全臣等也臣不敢不言亦不忍不言極
知煩瀆無所逃罪惟
聖明亮察焉臣不勝恐懼之至

日食陳情

茲當十月朔日日食文武百官俱會同禮部
救護占者謂食當幾盡始復雖京師偶爲陰
雲所蔽而四海九州固皆仰見之者也臣瞻
拜之餘無任警懼夫日食乃天變之大者也
故春秋必書記曰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
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
蕩天下之陽事詩小雅曰十月之交朔日辛
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朱熹傳曰晦朔而日

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蘇軾曰十月純陰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也夫君子中國陽也小人夷狄陰也臣切見

皇上屢嘗戒飭於朝非不欲修六官之職也緣比來公道塞而私門開議論多而成功少非君父不體臣子實臣子有負於君父矣且

皇上嘗勅吏部責之大臣各舉所知之賢才矣又嘗勅兵部各舉所知之將領矣責之旬月之間乃卒歲未之有應 詔者何也避嫌之

太過信用之未專也好惡之不公忌害之已甚也夫賢才舉則直道行小人欲陵君子得乎將領得則武備修夷狄欲侵中國得乎是在 皇上加之意而已漢嘗以災異策免三公臣忝居輔導之列濫叨傅保之官不能與六官相率修職以致日食之變當此純陰之月臣無任警懼仰惟我
皇上修德行政用賢去奸是宜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日當食而不食也今者日當食而食咎在臣下而已臣無任警懼伏
望
聖明常存昭假尚慎憂勞爲天下建極以迓和平之休爲天下得人以爲消弭之道臣又不勝願幸之至

請議處內閣官

茲者內閣員缺臣已上請

簡命節行足以報主道義可以服人者以爲首

臣以表百僚實以內閣之官居密勿之地任

代言之責有難勝任故也臣連日思惟又有

不能自已於言者敢復冒昧上請惟

聖明垂察焉臣伏讀 祖訓內一款云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

立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

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
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
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
事皆　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至
太宗皇帝始設內閣臣謹按
太宗皇帝實錄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
召翰林院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
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
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
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
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始如
終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按此
太宗皇帝時內閣止設翰林學士及講讀編修
等官備顧問而已及
宣宗皇帝朝楊榮楊士奇等始專任之有代言
擬旨之責其官漸加至尚書師保後不復變

也夫內閣有聲者稱三楊而已後楊榮孫楊
因坐事抄沒家資鉅萬況其他乎故內閣設
官
太宗之時用之固未嘗不善及夫加以代言擬
旨之責且任使多非其人遂至犯贓壞事臣
歷數從來內閣之官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
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
臣相保之道也古人謂人君勞於求賢而逸
於得人苟所得非其人焉反致君勞而實無
益於國矣臣切惟人君之德莫大於仁明武
仰惟
皇上聖神邁古帝王三者之德無一不備誠無
假於代言之官者也伏乞體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
久安長治之策以全君臣始終相保之道臣
自來血誠已歷陳於前之三疏更乞
留神省覽臣不勝恐懼願望之至